

《琉球官話課本研究》*序

李新魁

中山大學中文系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瀨戶口律子教授的著作《琉球官話課本研究》即將和讀者見面，這是語言學界和文化史學界的一件喜事。我較早地拜讀瀨戶口教授的這部著作，很樂意向讀者介紹自己閱讀這部書的一些粗淺體會。

琉球是中國東南面一羣島嶼的名稱，現屬日本的沖繩縣。明代之際，在這些島嶼上建立有中山、山南、山北三個王國。中國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曾派行人楊載將明王朝建立的事詔告琉球諸國。中山王察度即派遣他的弟弟泰期跟隨楊載到中國來朝見朱元璋，進貢方物。朱元璋也賞賜有加。此後，中國的明室朝廷，就與琉球諸國建立了册封和朝貢的政治關係。到了明末清初，琉球雖屬於日本，但仍與中國的封建王朝保持著這種關係。從明初至清末，中、琉之間的這種友好關係維持了大約五百年之久。在這幾百年的時間中，琉球人民爲了與中國交往，學習中國的文化和技術，中山等國的王朝特意建立了官生制度，不斷派留學生到中國來學習文化、禮儀和語言等。琉球的官生來到中國，學習的主要是當時中國的共通語——官話。

這些從琉球來中國求學的官生，明朝初期安排於南京國子監學習。明廷遷都北京之後，以及後來的清朝，他們則在北京的國子監中學習漢語。除了這些官費的留學生之外，還有一些人是自費到中國留學的。爲了滿足自費留學生的需要，清朝政府又在福州建立了琉球館，接待來自琉球的賓客和那些自費來華求學的琉球「勤學人」。爲甚麼要在福州建立琉球館呢？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琉球與福建對海相望，在地理位置上甚爲接近，而且有海路可通，來往方便，中、琉之間的使人來往，多經由福州。二是福建人與琉球人存在某種特殊的血緣關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曾派善於造船的閩中舟工三十六戶到琉球去，在當地建造船隻以便利往來，這些船工便在琉球的那霸久米町永久居留下去。他們成了後代所稱的久米村閩人三十六姓。三十六應是虛數，表示衆多的意思。據記載，這些船工來自福建各地，有福州、建州、南劍州、泉州、汀州和興化等。因此，他們將閩方言移植到琉球去，後來成了琉球王國的臣民。有了這兩層關係，所以在福州建立琉球館便是很符合實際的需要了。

* 瀨戶口律子著《琉球官話課本研究》於1993年10月由本中心出版。

明清時代，琉球國派到中國來求學的，有的就是這些閩人的子孫。特別是清代，官生多是由久米村閩人充任。而到福州琉球館來留學的，更主要是來自久米村的勤學人。這些人到中國來學習文化知識和官話，再回到琉球傳授給其他的國人。而他們及其他一些漢人在琉球教授的官話，主要是從南方學來的當時流行於廣大南方地區的官話。

瀨戶口教授在本書得出結論說，幾種琉球人學官話的課本，反映的主要是當時南方地區的官話。她引用一些學者的說法，認為清代的官話主要分為南、北兩支。這種說法大體符合事實。近代的音書、官話課本等多言及官話有南、北語音之異，例如清人莎彝尊作於咸豐年間的《正音咀華》一書說：「何為正音？答曰：遵依欽定《字典》、《音韻闡微》之字音即正音也。何為南音？答曰：古在江南建都，即以江南省話為南音。何為北音？答曰：今在北燕建都，即以北京城話為北音。」莎氏所說的南音，當是官話之中流行於南方的一支。它以中原共同語的語音（即莎氏所說的「正音」）為基礎，保留了較早年代共通語的某些語音特點，如保存入聲，聲母上保存見組聲母二等字不顎化（不從 $ki \rightarrow t\check{\text{c}}i$ ）的特點以及保留疑母的 $[ŋ]$ 等。這就造成了南、北音的差異。本書所引用的黃紹武《閩音正讀表》，其所表現的正讀，就分為南音與北音；而北、南音的歧異，其中有一條就是 $[k]$ 組聲母顎化與否的差別。如黃氏在「羌疆」等字下注：「北朱香，南姑香。」「奸間」等字下注：「北朱天，南姑天。」「欽」字下注：「北初賓，南苦賓。」等等。這都表明正音之中，還有南音與北音之異。清代中葉李汝珍所作的《李氏音鑑》，也常常指明南、北音的區別，如他在卷一「字母音異論」一章說：「斯集所載……如香湘、姜將、羌槍六母，以南音辨之，亦缺一不可。而北有數郡，或香與湘同，姜與將同，羌與槍同，亦以六為三矣。此則南北互異。」李氏在此書特別留意和描述南音與北音之異同，他在卷五中設問說：「子，北人也，而於南音辨之詳，殆亦切磋之益乎？對曰：是也。即如同母十一韻，亦由數年同人切磋而成，非珍一人所能為耳……珍於南音之辨，得〔許〕月南之益多矣。」李氏於卷四「南北方音論」一節，論南音與北音之辨甚詳。他所說的南音與北音，固然也包含有南方方音與北方方音在內，但從其內容來考察，多也指官話之中南、北音之異。清季張文煒作《張氏音括》，也常常指明南北音之異。如卷首說：「按南音無陽平，北音無入聲。蓋南於陽平轉作上聲，北於入聲有變有轉，俱消納於陰、陽、上、去四聲之中。」又說：「按〔李〕如眞所編字母施之於南音甚合，蓋北音於微母字音概變作深喉濁音與喻母字音同。南音則不然，輕唇自輕唇，深喉自深喉，二音迥然各別。」總之，清代的音學著作，多指明南、北之異，明白地顯示出官話之中還有不同的支系。這正如王亦鶴作於民初的《國語正音教科書》中「例言」所說的：「國語正音者何？統合一國語言以一音為正則也。……所謂官話者，多見之士夫，而齊民不與。其中有南北音之殊。」總之，瀨戶口教授在書中所作的推斷，是相當有道理的。這裏略引數說以佐其論。

幾種官話課本中所使用的詞匯和語法，瀨戶口教授也詳細地分析其特點及所反映的共同語或方言。書中所述，大體上符合近代官話及某些方言的歷史和現狀。此書指出，教授官話者所加的旁注，表現了閩方言的語音特點。由於這些傳授官話的人多以閩語為母語，他們傳授的官話，也就受到閩方言的影響，保留了許多閩語的語音和詞匯、語法特點。這個結論也是正確的。

總之，我們從瀨戶口教授的書中可以了解到：明清時代琉球人學習官話的課本既表現了近代官話的基本面貌，又反映了攙雜於課本正文或旁注中的閩方言的殘迹。這種分析所揭示出來的語言事實，對於我們研究官話史及方言史，以及研究近代共同語與方言交融的情況，無疑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另外，瀨戶口教授的這部著作，相當詳細地介紹了琉球人民與中國人民交往的歷史。她引錄各種難得的資料，相當詳盡地論述了琉球與中國建立良好的政治關係和陸鄰關係以及派遣官生來華學習文化和語言等情況，給讀者展示了一幅中、琉人民長達五百年交往的歷史圖景及友好情誼。而書中刊載的幾種課本的具體內容，也處處展現了中、琉人民友好相處的動人情景。瀨戶口律子本身就是琉球人，她寫作這本書，有她自己的感受，有歷史的親切感；而對於與這一歷史淵源有密切關係的現代中國人和琉球人以至日本人來說，讀了這本書，也同樣具有這種歷史的親切感。它使我們了解過去，知道在中、琉人民之間，曾經有過十分友好的交往，存在著彼此之間情真意切的善鄰關係。因此，這部著作的出版，確是能夠起著展示中、琉人民友好交流史的作用。這對於國際關係史和人類文化史的研究，當然也有其重大的價值和意義。

既是讀者，也是瀨戶口教授的同道，我樂觀此書之成，爰為之序。